

李烛尘

盐碱大王

冯捷/著

解放军出版社/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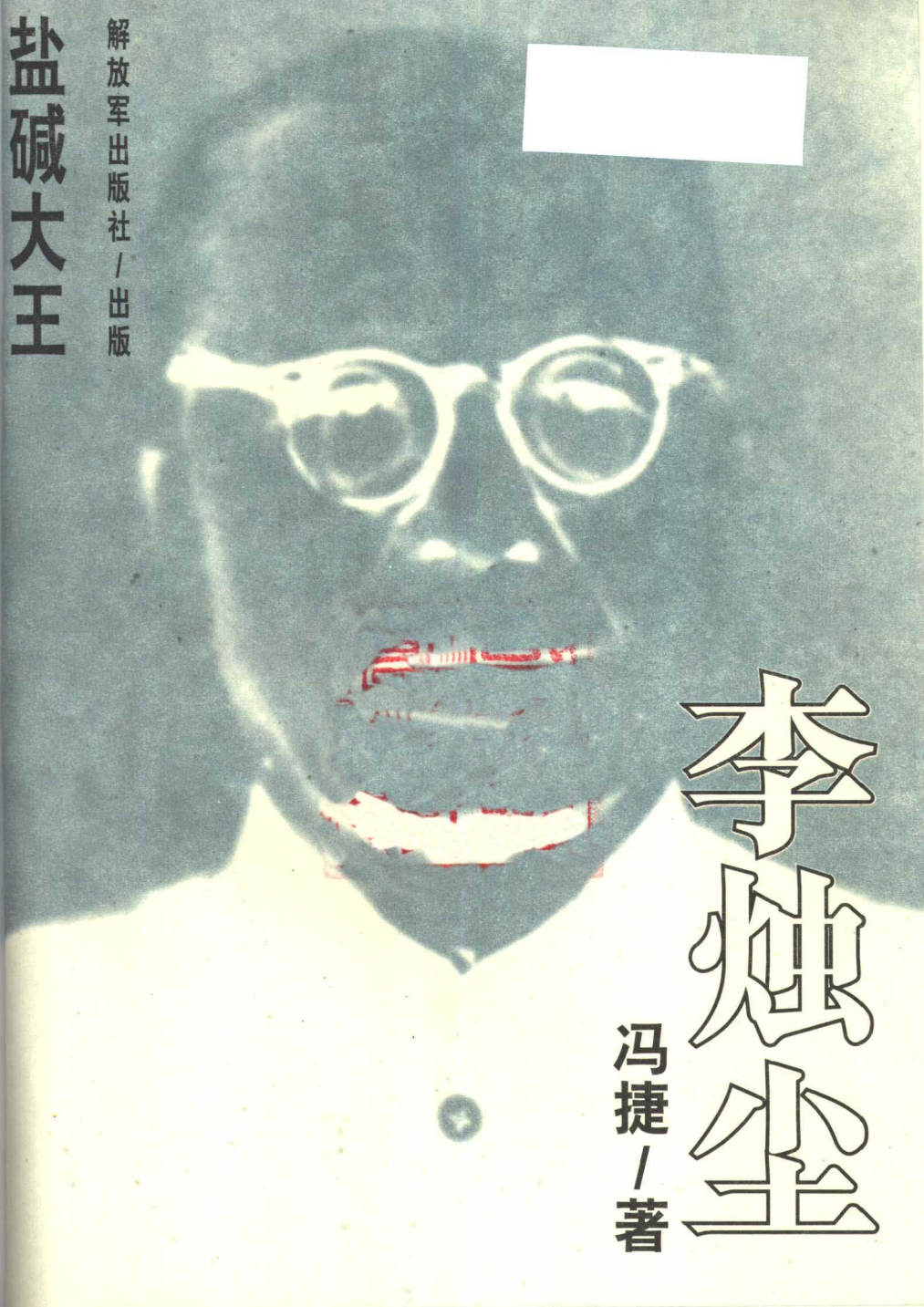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



红色资本家丛书

盐碱大王

解放军出版社 / 出版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a man with glasses, smiling. The image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. There is a white rectangular mark at the top center.

李烛尘

冯捷 / 著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盐碱大王李烛尘/冯捷著. -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

1996.1

(中国红色资本家丛书)

ISBN 7-5065-2715-4

I. 盐… II. 冯… III. 报告文学-中国-现代 IV. I25

书 名: 盐碱大王李烛尘

著 者: 冯 捷

出版者: 解放军出版社

(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/邮政编码 100035)

排版者: 泰能照排中心

印刷者: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印刷

发行者: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·1/32

印 张: 7.875

字 数: 180 千字 插页: 4

版 次: 199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6 年 1 月(北京)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5000

书 号: ISBN 7-5065-2715-4/I·335

定 价: 12.00 元



李烛尘先生像

初进久大精盐公司的李烛尘



与夫人合影



与毛泽东合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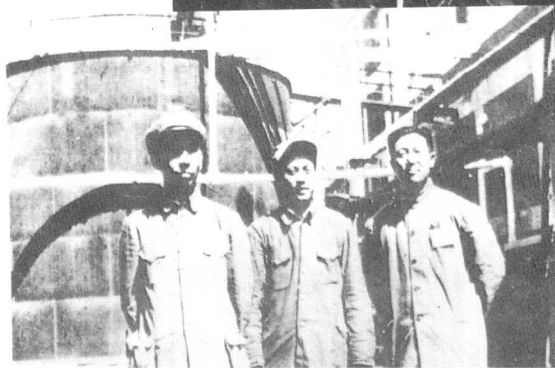
陪同毛泽东视察西北



陪同毛泽东视察黄河



陪同毛泽东观看大沽口炮台



刘少奇视察永利碱厂

毛泽东在李烛尘等陪同下视察永利碱厂



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

李烛尘先生：
 上月，言谈甚欢，信为甚。
 您的行程很好。惟所
 值以考虑，似以等待一
 时期再行进行为宜。此
 后，顺利致
 毛泽东
 九月

毛泽东致李烛尘信手书

目 录

第 1 章 跨人煮海之门…………… (1)

就是这样一个晚上,就是这一番谈话,竟决定了未来中国化工巨子李烛尘一生的事业和命运

第 2 章 悲壮的尝试…………… (15)

几年来的心血变成了铁锈,铁锈使梦想以及为庆祝成功而做的一切准备变得有些可笑。不,它并不可笑,它是悲壮的

第 3 章 扼住命运的咽喉…………… (22)

“久大”在夹缝中艰难地喘息,说不定哪一天有一口气喘不上来,就会窒息。必须扼住命运的咽喉,这是李烛尘,也是“久大”唯一的选择!

第4章 智者的两条腿 (42)

就是这前后的两次考察,使李烛尘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,对“久大”,乃至日后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

第5章 回归发祥地 (81)

李烛尘和接收大员们的心情都是急切的,但急切和急切却大不一样

第6章 生存的艺术 (123)

生存是一种艺术。“久大”在成长的同时逐渐掌握了这门艺术

第7章 红色资本家 (138)

从资本家到红色资本家,从为共产党做事到就任新中国的部长,其间经历了几十个年头!

第8章 本色赋 (178)

李烛尘的官越当越大,然而他做人的本色却始终未变。一封五千多字的长信,深深打动了毛泽东主席!

第9章 情感世界 (194)

李烛尘不仅拥有化学工业,也拥有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世界。面对爱妻灵柩前那盏如豆的长明灯,他挥泪如雨……

第 10 章 煮海人的归宿 (228)

一块白色的布单覆盖在他的身上,布单直搭向床脚。这白花花的一团竟像垛起的一座亮灿灿的盐山.....

年 表 (236)

后 记 (244)

第1章 跨入煮海之门

就是这样 一个晚上，就是这一番谈话，竟决定了未来中国化工巨子李烛尘一生的事业和命运

1918年9月。塘沽。

一位英姿勃发的中年人漫步在海滩。海风微拂着他那周正的方脸和一头浓密的黑发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湿漉漉的海风夹杂着一股咸涩的味道。他咂了咂嘴，走上沙滩中的一块大礁石，从西服口袋里掏出一本手写的材料。材料的封面上方写着《久大精盐公司发展规划》，下方署名李烛尘。

时年37岁的李烛尘刚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毕业回国，现任久大精盐公司技师。他上任伊始，就根据总经理范旭东的要求，考虑起久大事业发展的谋略。

水流千遭归大海。望着眼前浪涌水激的大海,李烛尘想起了湘西故乡的澧水,想起了他从家乡跋山涉水到远渡东洋的人生历程。他感到,他的路也同这水一样,不断地从狭小流向广袤;他的路也同这海一样,不断地奔腾着滚滚的浪涛。

李烛尘,字竹承,1882年9月16日出生在湖南省永顺县毛坝乡。这是一个偏远、穷困的地方,好在由龙山到常德的大道通过乡里,运货的脚夫、跑买卖的商人来来往往,倒也显得热热闹闹。李烛尘的父亲名叫李绍贤,是汉族,母亲彭氏是土家族。父亲在路边开了个名为“李益泰号”的“歇铺”,供来往行人吃饭、休息,生意兴隆。家里还有10多亩田地,全家人的日子也还过得下去。

聪颖好学的少年李烛尘向往读书,但是凭他家当时的经济状况,根本请不起私塾先生。李烛尘有个好伙伴,名叫向乃珍。向家是当地的富户,设有私塾。李烛尘就和几个同村的后生到向家“搭学”,读些“四书五经”。

1900年,永顺县举行乡试。李烛尘和向乃珍结伴去县城赶考。19岁的李烛尘考中乡试第一名,成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的最后一批秀才。

身穿蓝衫、头戴花冠、游街夸学、结彩祭祖,并没有让李烛尘激动不已,但永顺县城的新天地却使他心潮澎湃。他原以为学校就是私塾,没想到外边还有人正在办洋学堂;他原以为学问就是“子曰”、“诗云”,没想到外边还有从未听说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;他原来只认识乡里的那条官道,没想到外边还有更宽阔的大道……站在县里洋学堂的大门前,青年李烛尘决定继续求学。于是,他考取了县立第一高等小学;1905年,又考取了常德西路师范学堂。

在常德西路师范学堂,李烛尘与林祖涵(林伯渠)同学,学习理化,并与徐特立、范源濂结识。范源濂正是范旭东的胞兄,

这也算是李烛尘与范旭东毕生合作的契机和渊源。

1908年暑假,27岁的李烛尘挑着行囊回家度假。刚进院门,女儿文英、莲英,儿子文采、文奎就纷纷跑上来围在膝前。孩子们牵衣的牵衣,拽手的拽手,拥着久别的父亲问长问短,要东要西。李烛尘笑呵呵地从包裹里抓出一把糖果,递给孩子们。妻子郁菊花放下泡在洗衣盆里的衣服,向孩子们嗔道:“你爸爸刚进门,还不让他回屋洗洗脸,歇一下!”

孩子四散跑开了。李烛尘随郁菊花进了屋,仔细打量起有些陌生的家。黑漆的房门已经露出了灰白的木碴,窗户的木棧也断了几根,屋顶破瓦的缝隙间漏进了几缕阳光。

李烛尘边洗脸边向妻子询问家里的情况。从妻子断断续续的叙述中,他知道了家里半年来的变故。

近两年,乡里的治安情况渐渐混乱起来,周围陆续出现了好几股土匪。土匪们开始还是三三两两,小打小闹。这一年,却有几股成了气候,他们拉杆子,建巢穴,打家劫舍,掳掠商票,弄得四乡不宁。县里、乡里打着保境安民的旗号,办起了团防,派捐摊款,乡里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了。驻地的军队也频繁地开来开去,可是却不去和土匪开仗,反倒 in 管辖区内设障建卡,专揩过往商贩的油水。毛坝已经失去了往昔的热闹,过往的生意人渐渐稀少了。“李益泰号”并没有使李家日益安泰,“歇铺”没了顾客,再也办不下去了,只好关门歇业。家里没了活钱,全家人靠父亲侍弄那10几亩地过日子,渐渐地越过越艰难了。

听了妻子的一席话,李烛尘的胸口像压上了一块石头。几年来,他一直埋头求学,没有过问家事,没想到家境一败如此。他的心里翻起了波澜。按照家里的境况,自己应该寻一个职业,担当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了,如果继续求学,那么家里的日子怎么过,自己的学费怎么筹呢?但是,读书确实可以长见识,添本

事,如果现在就去谋个差事,那么多少年的辛苦岂不是功亏一篑,即将完成的学业岂不是半途而废?古人说,“三十而立”。自己已经年近 30,到底应该怎么个立法呢?是立在眼前的现实生活上呢,还是立在今后的理想追求上呢?李烛尘躺在床上,想着想着,便昏沉沉地进入了梦乡。

李烛尘醒来时,晚饭已经摆上了桌。堂屋里的高桌旁,一边坐着父亲李绍贤,一边坐着岳父郁圆初。郁圆初是邻乡的一位有名的开明乡绅,他很喜欢好学上进的二女婿李烛尘,常常资助李烛尘一些上学的费用。

李烛尘请了安,在下首坐下。两位老人似乎已谈了很久。

李绍贤蹙着眉头说:“亲家的话是有道理,可是这家里的日子也得过呀!你看这兵荒马乱的,家里没个人帮着不行呀!”

郁圆初咕噜噜吸了一口水烟筒,说:“眼下也不是没饭吃嘛!孩子的前途是一生大事,咱们当老人的可不能误了他的前程啊!烛尘这孩子志向高远,心地纯厚,比乡里的哪一个孩子,都会有出息的!你就看他写的那一幅对联吧……”

郁圆初伸手指了指神龛两边的对联,那还是前年李烛尘回家度寒假时写的。上联是:仙李盘根,其实繁衍;下联是:文华遗业,唯德是馨。寄寓了他对文化的追求,对美德的赞美,抒写了他做人、做事的行为准则。

“这里面可写着孩子的一片热心啊!”郁圆初顿了顿,接着说,“咱们偏安一隅,坐井观天,奔忙了一辈子,也该支持后辈走出山乡,成个文化人呀!”

李绍贤搓了搓结满老茧的手,说:“俗话说,‘人过三十不学艺’。烛尘也快 30 岁了,学到这步也就可以了。”

郁圆初说:“这句俗话也不见得有多对。宋代苏老泉 30 岁才立志学习,苦读不息,最后真格是‘学富五车,才高八斗’,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,不但自己学业有成,还带出了苏轼、苏辙两

个在历史上留名的儿子。烛尘10几岁就入学了，已经名噪乡里，再学下去，可望大有造诣，成个人才呀！”

李烛尘听得出，岳父的话虽然是对着父亲说的，其实是说给他听的。岳父的话语中，不仅充满了对他的希望，也洋溢对他的信任和鼓励。他有些激动地说：“就个人愿望而言，我想继续求学，学得一身本事，才可以上报国家，下立门户。国家和家庭都在用人之际，家里就再紧两年，我一定刻苦攻读，不辜负老人家的期望……”

、还没等李烛尘说完，李绍贤就愁云满面地说：“话是好说呀！可事情难办呀！家里吃穿、乡里税捐，这些还可以凑付过去，可你的学费从哪里出呀？”

郁圆初豪爽地应道：“亲家也不必为学费发愁，只要烛尘不辞辛苦，发奋读书，这学费由我包了！他学到什么时候，我管到什么时候！”

李烛尘望着岳父那刚毅的面容，眼里涌出了泪花。

李绍贤端起酒杯，朗声道：“谢谢亲家，喝！”

郁圆初端起酒杯，看了看李绍贤，又看了看李烛尘，说：“为烛尘蟾宫折桂，再进一步，干！”

李烛尘站起来，干了杯中酒。他的心里翻腾起滚滚的波涛，就像眼前这奔腾呼啸的大海……

1909年，李烛尘赶赴北京会考，却没有中榜。这当头一棒使他心绪难平，但他并没有消沉。他想起了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的古训，想起了司马迁遍游山川、发愤著史的事迹，想起了李白驾起扁舟、仗剑远游的经历……他觉得，自己读的书已经不算少了，以前的学子读书，为的是“十年寒窗，一朝庙堂”，而自己会试失利，说明这条路对自己似乎不大合适。那么，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？这一答案不能从书本中去寻找了，而必须从现

实、从生活中去寻找。只要了解了现实，才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方向；只有认识了生活，才会找到自己在人生中的坐标。

李烛尘抛开落第的懊恼，打起行囊，开始了另一种学习——在社会中漫游。

在北京，他看到了斑驳陆离的紫金城墙，看到了风雨飘摇的黄龙旗。他游到西郊，来到残垣断壁、蒿草丛生的圆明园。他抚着大水法那残破石雕，默默地发问，为什么八国联军要将这万园之园付之一炬？为什么慈禧太后要闻风而逃，将这巍巍皇都交与外国人肆意践踏？为什么冻饿而死、曝尸街头的“倒卧”时有所见，而八旗子弟却架鹰提鸟，优哉游哉地游来逛去呢？

在天津，他看到了被分割成一条一块的租界，看到了在形形色色的洋楼上飘起的星条旗、米字旗、太阳旗……他游到海河两岸，踏上了不辨东西南北的大道。他望着被警棍驱打的乞丐，默默地思考：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，大清朝的辫子兵缩头垂手，而外国兵却趾高气扬地横冲直撞？为什么码头上停满了外国的铁船钢舰，而中国的木船却被挤向了大海的一隅？为什么外国老板在指手划脚，外国监在挥舞着棍棒和皮鞭，而衣衫褴褛的中国苦力却身负重箱，艰难地挪着沉重的脚步？

在上海，他看到了大腹便便的碧眼汉子牵粉携脂，出入大饭店、夜总会；他看到了那些被奴化的仆人对洋人点头哈腰，对自己的同胞鄙夷相视。他游到黄浦江畔，登上了狭小破败的渡船。他盯着江岸林立的烟囱和一溜窝棚，默默地想：什么时候，我们中国的工人能够在中国人的工厂做工？什么时候，棚户区的“三等公民”能住进像样的房子？什么时候，中国人能在洋人面前直起腰杆？

黄浦江上的雾气渐渐散去了。李烛尘的思路渐渐清晰了。

在屈辱落后中挣扎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一茬新的年轻官僚，在人生道路上寻觅的李烛尘需要的不是耀祖光宗的顶戴花翎。

在世界奔向工业化的进程中,中国落后了,中国要重新崛起,就必须拥有新科学、新技术,就必须兴办工业、发展农业。中国不能躺在5000年的文明史上酣睡,中华民族不能再陶醉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,中国人民不能再吟唱“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帝力于我何有哉”!

实业是一个国家实力的标志,实力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。中国要摆脱穷困,东方巨龙要腾空而起,需要的是一大批掌握了新科学、新技术的新式人才。

李烛尘明白了自己今后笃定要走的这条路——实业救国。

1912年,国家要派一批人官费去日本留学,湘西也分配了几个名额。李烛尘凭着自己在家乡的声誉而获得举荐,经过一番艰苦的考试,他被录取了。从此,他辞别了家人,离开了家乡,东渡扶桑,开始了长达6年的留学生涯。

在日本,他先在日语学校学习了一年语言,后来考上了东京工业大学预科班,第二年考入了化学系,专攻了4年电气化学,于1918年7月学成回国。

一层层的海涌咆哮着从海平线撵过来,挤起了浪涛。一排排浪涛欢呼着向空中腾去,飞起了浪花。浪花像一片片翠玉、一粒粒珍珠跌下来,汇入了呼啸的大海。

涨潮了。海潮推过来海胆、海带、海贝,似乎在着意地炫耀着海的财富。

李烛尘望着沸腾的大海,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——

很久很久以前,海边有一个勤劳善良的青年渔民,名字叫张羽。张羽以打鱼为生。一天,他驾着小船出了海,刚要张网打鱼,忽然看见一条大蛇在追赶一条五彩小鱼。五彩鱼游到船边,围着船拼命地游,大蛇张着巨嘴,扭着身子在后边不舍地追。五彩鱼抬起头,看了看张羽,似乎在向他求救。张羽挥起船桨,向